

■新作聚焦

长篇报告文学《靠山》:

人民是靠山,人民是江山

□陈晋

风雨兼程一百年,中国共产党所为何来? 中国共产党为何而来? 两个问题的答案,实际就是一个,无非“人民”二字。奋斗百载,为了人民;奋斗百载,依靠人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青岛出版社在建党百年之际联合推出铁流的长篇报告文学《靠山》,几乎浓缩了1921年至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史”,形象生动地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真实内涵。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恰恰是贯穿《靠山》全书的一条鲜明而突出的红线。书中详细讲述了后来被称为“沂蒙母亲”的王换于为革命同志抚养孩子的感人故事。1938年冬天,年近50岁的王换于加入了党组织,成为八路军在沂南的地下交通员。王换于带领全家以及周围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在尽最大力量保障前线战士供给的同时,还主动承担起照顾和抚养党的干部和革命烈士孩子的重任。在基本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她们节衣缩食、忍饥受冻,也想方设法不让这些孩子受一点委屈。王换于的儿媳陈洪良为了把有限的乳汁喂给这些孩子,竟然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先后活活饿死,而他们抚养的40多个孩子安然无恙,无一夭折。这些孩子中就包括开国元帅罗荣桓的女儿罗琳,开中将胡奇才的儿子胡鲁克、胡鲁生以及开国少将陈沂的女儿陈晓聪等。这些普通民众为革命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让人震撼,为之泪目。在这里,我们读懂了为什么说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鱼永远离不开水;读懂了为什么说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党只有在人民中间才能生根、开花。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动情地指出:“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永远不要忘记老区,永远不要忘记老区人民”,“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里走来的”。

“靠山”的又一理论逻辑,是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才能创造伟大的历史,因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只要赢得人民信任,得到群众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靠山》通过挖掘一个个感人肺腑的历史故事,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

命事业为什么能够在血雨腥风中一次次绝境逢生的成功密码。书中详细记述了1941年12月20日渊子崖保卫战的全过程。到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的1000多名日本鬼子突袭渊子崖村时,全村300多名自卫队员和老幼妇孺利用村子的围墙,拿起土枪、土炮、铁锹、镰刀、菜刀、铁钩、锄头同敌人展开了惨烈的街巷战、肉搏战。激战一整天,147名村民和闻讯赶来的30多名八路军、民工战士壮烈牺牲。他们不仅取得了歼灭112名日本正规军的战果,还完整地保护了留给八路军的粮食。在留给八路军的粮袋上,村民们留下一张让人过目难忘、荡气回肠的血书:“八路军、板泉区的领导们:俺们是渊子崖村的全体村民,俺们存有粮食数担,都是父老乡亲们送来送给八路军做军粮的。……要是俺们渊子崖村的大人都不在了,就请你们把孩子都带走,将来有一天,他们也能打鬼子。渊子崖村全体村民。”这封信上,摁满了村民们留下的鲜红手印。渊子崖村保卫战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连夜撰写文章,称之为“抗日战争村自卫战”的“典范”。日本天皇裕仁知耻后则仰天长叹:中国平民都如此硬骨头,我们岂能征服中国?

书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在淮海战役中,30多岁的普通农民唐和恩带着支前小分队,行程5000多公里,跨越4省,经过70多个村庄,唐和恩在随身带的一根小竹棍上刻下了88个地名。淮海战役中,60万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够打败武器装备优越的80万国民党军队?要知道,我方出动担架20万副,大小车88万余辆,牲畜76万余头,挑子5500副,船只8500艘,支援粮食96000万斤,一共有543万人的民工队伍。平均下来,每一个指战员的背后有9个民工在支持他们。什么是靠山?这就是靠山!

有了靠山,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很容易想起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辞中讲的那个“愚公移山”的故事。“愚公”是谁呢?不正是怀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吗?改造世界,打江山,中国共产党人依靠的,正是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凝聚和团结起人民大众这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根本原因就在于,一经诞生,它就像愚公那样,有一股“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精神气象,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经历如此巨大的挫折和磨难,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依然能够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靠山》的成功和感染力来自“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而书写”的创作理念。作者铁流信奉“报告文学是靠双脚丈量出来的”,他把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形容成“打一口井”,“井打得有多深,水就有多甜。”为此,作者从2007年开始搜集资料,前后花费14年时间,采访革命战争年代的支前亲历者及其后人上千人,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江苏、安徽、湖南、江西、陕西等地,积累资料数百万,采访笔记上千万字。最终成文近50万字的《靠山》真实记录了上百个党员干部、革命先烈同人民群众生死与共、水乳交融的感人故事,呈现出普通群众在时代巨变中自发选择的思想逻辑和内心动力。

“井水”之甜,甜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公,甜在人民是文学世界的主人公,甜在文学家对生活、对历史、对真相的发现和灼见,甜在这些被岁月尘封的人物和故事,在今天依然散发出强烈的时代温度。可以想象,在革命战争的历史长卷中,还有多少这样的动人场景依然值得今天乃至明天的人们不断追忆和铭记。

省域文学的青年想象和新陈代谢

□何平

■关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同文化空间得以敞开,人口流动日常化,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空间的建构能力不断削弱,对于行政区划的省域文学空间如何成为一个有着共同文学精神和审美共同体的,几乎每个省份都作为一个文化和文学议题被提出来。江苏各大城市,北京、上海,甚至广州和杭州相比,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并不具备天然的优势。而且北京和上海占据的文学资源优势也容易造成年轻作家的聚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江苏出生的葛亮、徐则臣、赵志明、童末、凌岚、倪倨舸、何祚皮、朱寅、秦三澍、琪官、重木等,现在都在北京、上海和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地定居、生活和工作。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只看到输出的一端,近几年引进或者在江苏落户的年轻作家也不少,比如孙频、大头马、向迅和李云等。

更重要的是,应该意识到我们谈论的“江苏文学”不单单是地域文化造成的。事实也是这样,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南京在中国文学的地位和北京、上海是可以并肩而立的。这个文学时代形成,和南京的高校、期刊、书店、咖啡馆等新城市空间的文学气质密切相关。和不同地域文化发育出来的江苏文学传统相比,这是江苏文学新传统。这个新传统是和那个文学时代“在江苏”的写作者共同造就的,他们有的就是在南京的大学念书,哪怕后来离开江苏,他们都是江苏文学传统的缔造者。当然,未来江苏文学的可能性首先是吸纳多少青年写作者“在江苏”现实的文学活动和写作。这种“在江苏”当然不是指简单的落户江苏。简单的落户江苏有可能造成的结果是人和“户”的分离,而人和“户”的分离是不可能形成认同意义上文学精神共同体的“江苏文学”。

从文学代际和审美谱系的角度观察江苏青年作家的写作,青年性即先锋性的文体实验,是江苏青年写作从80年代苏童、叶兆言到90年代韩东、朱文、鲁羊等“他们作家群”不断累积着文学探索的激情而成的江苏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在新世纪被鲁敏、曹寇、黄孝阳、李楠、育邦、赵志明、李黎等更年轻的一代作家接续和再造。这期间,曹寇的文体实验尤其值得重视。2020年,曹寇在《第一财经》线上杂志YiMagazine开设“小小说”专栏,依然是从生活细微褶皱窥探现代生活异象,“曹寇式”的冷峻疏离在当代青年写作中有一种个人文学风格学的意义。青年作家大头马从一开始就以文本实验性作为标识,202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则提供了小说文体实验和当下隐秘生活对接,并被普通读者接受的可能性。

先锋文学到90年代被征用来处理新兴的都市生活。20世纪末,和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青年作家群体一道,南京的韩东、朱文、吴晨骏、赵刚、顾前等以对城市无聊的边缘人和亚文化群体的发现参与到“都市书写”中。其后,李楠、曹寇和林苑中等将其发扬光大。余风所及,更年轻的从事艺术的杨莎妮和这些写作者有交往,写作亦受到影响,她持续关注青年文艺生活,《大象往右》《迷雾酒吧》《钢琴的人》等写小乐队、酒吧夜店、网络社交等,让我们连缀起自80年代刘索拉以来文艺和城市青年精神生活关系的文学母题线索。

日常叙事寄予悠远的想象,幽微的细节勘探时代的动向是江苏,当然这里的江苏也可以置换成江南的文风和调性。这两年像庞羽的小说集《白猫一闪》《野猪先生》、翟之悦的《离线》、秦汝璧的《思南》《今天》等都以絮语行文把握思想流动下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青年日常生活。和庸常日常对位存在的是“生活在别处”,汤成难的《飞天》《去珠峰看雪》等在俗世生存之外想象一个难以抵达的精神异地,比如神性气息的西藏、珠峰,或者虚构的乌托邦。和这些小小说创意的精神异地在同一,《月光宝盒》是关于童年的失落、成长的牺牲以及传统的消逝,显示了汤成难小说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小说审美上体现的节制的抒情为年轻批评家方岩等所推崇。

其实,“生活在别处”还可以是以“我”观他者生活,孙频《猫将军》在“我”的限知视野内窥探着老刘生活的隐秘角落,赋予“在县城”的日常以悬疑、神秘的张力。或者,别处和异地可能就是日常生活的另一面,就像朱婧的短篇小说集《警若檐滴》以及新作《光照进来的地方》《葛西》等对亲密关系难以摆脱的因循惯性和惰性的体察恰恰是其小说闪光之处,《先生,先生》则溢出她写作熟稔的亲密关系和家庭生活写旧学人、旧时光和旧生活,是站在我们时代向消逝的过往致敬致敬。当下青年写作有追求戏剧化和奇观化的叙事风尚,而来婧的小说的叙事也貌似是旧的、慢的,但其不断缩小叙事单元反而为窥看世界和人性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显微镜,小说以“显微”见复杂和丰富。一定意义上,这种“显微镜”式看取生活的方式是朱婧的,也是大多数江苏年轻作家的。但也不尽如此,讲传统讲谱系有时可能都是权宜之计。随便举几个例子,重木世明《大桥照相馆》《如梦之梦》的拟童话结构,李黎的小说集《水清群星闪耀时》以及《近黄昏》打捞晚清民初那些被新旧鼎革淘尽的传统文化士人的心灵史,等等,这些好像都无法用上述“江苏文学”去简单框定,这种无法框定甚至体现在同一个作家的不同文本,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江苏青年写作的丰富性或者每个写作个体的正在生长。

在中国当下文学格局中,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江苏年轻一代写作者似乎也多专注短篇小说的艺术探险,但有两个例外,都是从外地到江苏的作家,一个是孙频的中篇小说,一个是房伟的长篇小说。房伟在中短篇小说写作多有出色表现,而他的《血色莫扎特》等长篇小说某种程度上微调了江苏青年作家对短篇小说的过于着力。这也提醒江苏青年作家注意到他们能不能在短篇小说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可以像前辈的绝大多数作家那样,在长篇小说有重要突破?一定意义上,这也关乎到江苏文学在未来中国文学的位置。孙频的小说几乎都关涉记忆和遗忘,伤痕和痛感以及对这些的反思和追问。孙频是一个“抒情性”的小说家,这用来说她早期的小说也许成立,那是她内心淤积的倾诉期,甚至是宣泄期,她需要泥沙俱下地喷发。但至少从《我曾经草叶葳蕤》开始,以及其后的《松林夜宴图》《光辉岁月》《酸在水中央》《天体之诗》以及《我们骑着而去》“山林三部曲”等等,孙频的写作呈现诸多复杂的面向,除了内倾化的诗性,还有比如,如何认识社会学和小说结构学意义?如何控制小说的情绪和节奏?如何获得小说的历史感和纵深度?如何消化与自己生命等长的同时代?孙频是不断追求自我个体文学革新的年轻小说家,她的几乎每一部新作都成为一个新的起点。其中篇小说集《以鸟兽之名》在自然、历史和当代诸维度间重新定义“山林”之于个人精神成长的意义,叙述者在山林漫游和勘察山林秘密的过程,亦即生命个体反观自身的启蒙之路。

江苏青年作家的态势和相应的文学制度支持密切相关。2016年,江苏在北京向全国集市中推出赵本夫、范小青、黄蓓佳、苏童、叶兆言、周梅森、储福金、毕飞宇、叶称、鲁敏等“文学苏军领军人物”后,又于隔年提出“文学苏军新方阵”,这个新方阵阵容包括孙频、朱文颖、王一梅、戴来、韩青辰、李凤群、黄孝阳、育邦、曹寇、张羊等等。2017年,江苏省作家协会和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当代作家研究基地共同开启一项名为“江苏文学新秀双月谈”的活动,每期围绕遴选的“文学新秀”,“双月谈”采取两位青年作家、一位主持人和五位青年批评家的对谈模式,旨在为江苏文学的后继发展培养有力的新生力量。2019年,江苏省委宣传部主导的“名师带徒”项目,国内外有影响的20位江苏文学界的著名作家、批评家与20位45岁以下的作家、诗人和剧作家已结为师徒关系。在市县层面,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是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文联和南京出版传媒集团组织和资助,南京市作协和《青春》杂志社共同实施的“青春文学人才计划”,每三年,自2017年启动以来如今已至第二期。一期的曹寇、二期房伟和朱婧三位都是江苏作家。

从实绩上看,江苏青年作家似乎已经登堂入室,以去年底的第七届紫金山文学奖为例,短篇小说奖,汤成难、朱婧和杨莎妮这“80后”占了三分之二;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奖,黄孝阳和吴楚,房伟和陆苏荔各占了五席中的两席;诗歌奖和散文奖则有育邦和周荣池;而文学评论奖除了小海,其他四位则都是“80后”。还有没有被纳入到评奖的戏剧,近些年,以温方伊、朱宜和刘天涯等为代表的南京大学青年剧作家群体的崛起亦引人注目。但即便如此,现在就下断言,江苏文学已经完成新陈代谢为时过早。一些问题值得注意,比如从文体分布的角度,青年写作者基本集中在小说创作上,像向迅这样有影响的年轻散文写作者则少之又少,诗歌也一样;比如一些有才华和个人特色的年轻作家和诗人像李黎、费莹、何索、秦汝璧、李佳茵、顾星环、石梓元和焦馥瑶等写作和发表好像都相对较少,创作活跃度和可持续文学能力存在着一定关联。当然,从写作个体的角度,可以选择写或者不写,写多还是写少,但从整个江苏文学着眼,如何激活年轻作家的写作活力关乎江苏文学的未来。

顺便提及的是,目前看,江苏青年一代写作者还缺少类似八九十年代前辈作家再造文学空间,甚至重新命名文学的冲动,同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的面目还不清晰,更不要说体现年轻一代作家群体性的审美共同性,因此很难聚合出有着一致文学精神的、青年性的“江苏文学”。不过,这种无中心和难以名状可能恰恰是当下个人写作文学时代的症候。一个时代的文学意义和审美可能弥散到每一个写作的个体,这对文学批评和研究拣选和整合带来挑战。因而,作为江苏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作家和批评家共同成长,应该在未来江苏文学的青年想象和建构中引起足够的重视。

格尔木文学创作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 10月17日,由格尔木市文旅局、全国少儿科幻联盟、上海觅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办,格尔木文联、作协承办的“科幻之旅”格尔木文学创作交流会在青海格尔木举行。格尔木市委常委、副市长杨茂富致词祝贺。格尔木市文旅局局长王志刚、格尔木文联副主席文昌太、上海觅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薛静嫻,以及陈劲松、尹小华、何南、超侠、毛爱华等作家参加了会议。

与会作家围绕基层文学创作以及科幻题材创作等话题展开研讨。大家认为,格尔木是一块纯净而神奇的土地,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未来之城、科幻之城,相信这块土地能为作家们插上想象的翅膀,带来创作的灵感。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也能为格尔木带来外部视角,与格尔木当地作家共同丰富格尔木的内涵,挖掘格尔木新的潜质。期待少儿科幻联盟和格尔木加强合作,真正创作出以格尔木为背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科幻作品。文昌太、陈劲松介绍了格尔木当地作家的创作情况,希望当地作家拓宽视野,从格尔木丰沛的自然人文资源中汲取灵感,提升自己的文学创作。(李墨波)

专家观摩研讨电影《我的体育老师》

本报讯 10月20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工作委员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和广东省影视行业协会共同主办的电影《我的体育老师》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业界专家学者、主办方和制片方代表等十余人与会研讨。《我的体育老师》由广东省影视行业协会策划和主导,广东群星影业传媒集团、广州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摄制。影片聚焦高中体育课,讲述了新任体育老师刘昊辰面对其他老师“霸课”和学生家长认为上体育课是浪费时间质疑,想方设法捍卫学生上体育课的权利,最终和其他老师一道助力学生高考成功的感人故事。该片由周勇执导并担任总编剧,孙嘉麟、魏璐主演,陶玉玲、侯天来、孙洪涛等知名演员和40多名素人学生共同参演。从今年3月至今,该片已先后在广州、南昌、武汉、佛山等地进行了30余场路演,积累了良好的口碑。

与会者认为,《我的体育老师》是一部热情爽朗、阳光向上、励志动情、感人至深的青少年体育题材优秀影片,具有积极的前瞻性和现实教育意义。全片风格青春写实,同时不乏丰富的喜剧元素,探讨了体育与学科教育的关系,折射出当下高中体育课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教育现象,有助于推动青少年的素质教育发展和健全人格培养。(王冕)

(上接第1版《中国当代作品翻译资助申报办法》)

三、申报程序

1.上述材料齐全方可申报。1至5项材料须同时提交纸质材料和电子扫描件。申报者填写申报表,与其他材料一并寄送翻译办公室,电子扫描件发送到指定邮箱。

2.所有符合要求的申报项目将提交专家评审会,由评审会综合考量作品价值、影响、翻译语种、出版方式及国外市场营销前景等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资助及资助标准。

3.翻译办公室通知申报者评审结果,并由翻译办公室、出版机构及译者共同签署资助协议。

(上接第1版《2021年度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征集公告》)

4.材料提交注意事项:

- ① 上述材料齐全方可申报;
- ② 1至5项材料须同时提交纸质材料和电子扫描件,纸质材料每个项目一套,寄到指定地址;电子材料中,申报表需提交Word格式及盖章签字的PDF格式,其他材料均为PDF格式,发送到指定邮箱,邮件标题注明“2021年度申报”;
- ③ 同一作品申报多个语种的,提交中文原作3册即可。

4.资助协议签订后,翻译办公室负责发放资助款。资助款分为首期款和尾款两部分。

5.申报者在该项目出版后,按资助协议约定向翻译办公室提交结项申请表并寄送样书,翻译办公室审核后,符合要求的,准予结项。

四、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中国作协研部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办公室
邮编:100013
联系人:纳杨 王清辉
联系电话:010-64489729、64489815
E-mail:dreamworker2013@163.com

四、申报项目经相关评审委员会评审决定是否获得资助,评审结果由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办公室以邮件形式通知申报者。

五、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中国作协研部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办公室
邮编:100013
电话:010-64489729、64489815
E-mail:dreamworker2013@163.com
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办公室
2021年10月25日

郭汉城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郭汉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10月19日在京逝世,享年105岁。郭汉城,中共党员。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60年代初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戏曲剧目论集》《谈演堂诗抄》《中国戏曲通史》《郭汉城文集》等。

傅天琳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荣誉副主席傅天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10月23日在重庆逝世,享年76岁。傅天琳,女,中共党员。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绿色的音符》《在孩子和世界之间》《傅天琳诗选》《柠檬叶子》等。曾获鲁迅文学奖等。

以真情实感演绎“回天”地区百态人生

本报讯 10月15日至17日,由北京宣传文化引导资金资助,北京市文联出品的“回天”题材重点项目话剧《喜相逢》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该剧由林蔚然、王人凡编剧,李伯男、韩清执导,季乔担任舞美设计,明家歌、朱晓鹏、杨青、张万昆、陈强、张喜前、李劲峰、孙翌星、吴羽、林傲霏、林阳等老艺术家与青年演员演出。

天通苑是众多来到北京的青年人的落脚点之一,也是不少老北京人温暖的家。《喜相逢》中,青年摄影师赵大河从老家东北来到北京,住进了天通苑。

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众善良、热心并埋头为生活打拼的新老邻居。剧中的人物有着对生活的梦想,一段段充满烟火气又不失温情的故事在这里轮番上演,推动着“新”“老”北京的交替与传承。演出中,每场剧中的故事发生变化和转折时,舞台都会出现虚拟的镜头框,定格下这一时刻的人物状态,记录下剧情发展的起承转合。全剧通过新老北京人的喜相逢,展示老北京敦厚包容的胸怀与新北京蓬勃向上的活力,体现“回天行动”中蕴含的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理念和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范得)

